





童增  
陈健 先生：你们好！

偶尔从报端了解到你们二位不忘国耻为惨遭日寇侵华时蒙  
受劫难的国人鸣不平，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呼号，要求索赔，为之  
面陈人大，上书日本首相，为民请命，你们不愧是一心为人民的优秀  
青年，人民感谢你们，历史感激你们。

我是一十年愈花甲，已经退休的科技工作者，为索赔之子，已上书  
国务院、外交部，然而至今迷茫犹。十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政  
府为什么不出面收集调查，然后向日本国为民索赔呢？而是全靠你  
们这样的热血青年来掉颈，筹捐议案勒。

曾记得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我仍是苦战深重的战胜国，但  
缔结的政府篇败无赔，在“公理”上可悲地被“战败”了，可如今，中华民  
族已崛起四十余年，原子弹轰平，人造卫星均已连续上天，为何政府不  
理直气壮地为国人向日本国索赔呢？国耻的耻辱不赔，我们这战  
胜国又表现在哪里呢？也只落在“嘴上、在纸上”。难怪日本国内尚存的军  
国主义者敢于别称“祭国神社”，修改教科书中，死不承认侵略，  
更谈不上被战败。那公理何在，正义何在？是否因国耻仍归日本人的  
和乞，非要由群众们起来造声势，然后政府以不得已的姿态向日本政府  
索赔，这算不算理直气壮呀？那战败的中华民族的耻辱面还不留哪。

## 索賠緣由

我父親鄒禮煒當時在武昌某軍校學習，因心往身仍學  
放假期亦有親時，為學生爭奪一S.S輪船公司發生矛盾，待上船  
以後一批被匪歹徒卡斷電燈打劫後上船舒手電筒照，凡穿  
軍校服者均被一一推下或拋入江中淹死。我父親和好友  
商訊報到輪船頂部被發覺，上至一羣歹徒去推他，他仍兩  
合抱輪船烟囪不肯下。這伙歹徒提身一查，<sup>一查</sup>後破窗  
推入大江中淹死。打撈起來時兩人還是死抱成一團。經打官  
司，我父親居死事，索賠時老人不願要那血淋淋的錢，<sup>油</sup>油才  
在漢口橋口漢水街這一福樓房前north，這錢一筆錢父親的  
半身銅像以作紀念。日本侵華戰爭打到武漢，先用日機狂轟濫  
炸，敵人逃難走，房產及一處傢俱衣物，銅像等全被日本飛機炸  
毀，幾乎炸成平地。這用一條人命換來的房產是堅決要賠的。  
迄今已過去半多世紀，剩下的知情人已所剩無幾，難到一直等到  
死死對証才受理這子嗎，如果那樣辦法，豈不對人民太殘忍，而反之，  
對侵略者又太姑息了。矣。

郵編：430010

湖北漢口趙家巷九方長江科學院老基址

鄒向榮 91.9.6.